



# 佛學之目的

朱斐記

——道安法師講於臺中「美國外交學院華語學校」

出出出出

本文是五月十二日道安上人在臺中美國外交學院華語學校的講演詞，當時由編者略記並呈請上人修正，修正時，增加一部份內容，徵得上人同意，特在本刊發表，以饗讀者。

編者識

出出出出

李校長，各位學員：本人應李校長之邀請，得有機會與各位見面討論佛學，殊感因緣特勝與榮幸！我事前原擬的講題並已預告李校長的是「佛教的心理學」，現在臨時改為「佛學之目的」。所以改變講題的原因是今天早上，我把所寫的「佛教心理學」講稿與楊秀鶴居士閱覽後，楊居士說：「佛教心理學是一種高深而過於專門的學科，術語太多，深恐各位先生們，平日對佛教心理學沒有接觸，不易了解，不如換個較淺一點的題目，以便易於吸收得了」。楊居士的建議我樂於接受，此是改變講題的主要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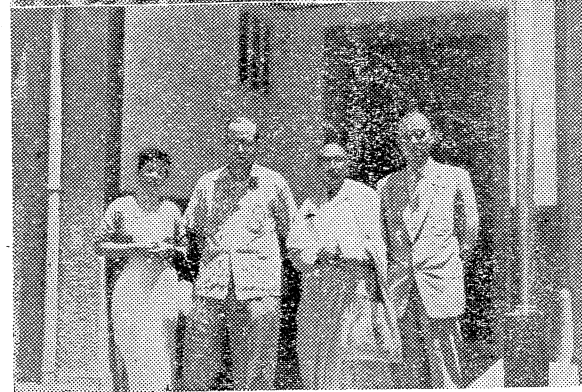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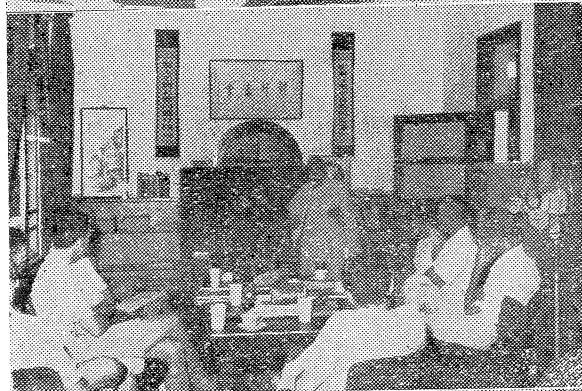
佛學，即佛教教主釋迦牟尼佛所說的教義，有時亦稱佛教、佛法。佛學之目的，亦即佛學的宗旨，或佛學的使命。什麼是佛學的使命或宗旨？要想在極短的時間來解答這個問題，的確是件不容易做到的事，縱然勉強答覆了，也難免「掛一漏萬」之嫌的。因為佛學的聖典甚多，而其內涵所貫攝的不但祇是宗教的信仰，還有極符邏輯的哲學和科學、圓滿善美的倫理學，乃至民主平等的政治、經濟思想等成分在內；還有更進一步超邏輯的中觀學，超宗教哲學的禪學。但這些，今天都不擬涉及它。

然則，佛學對人類文化所負的使命究竟如何？簡單地答：「佛學是以「心理建設」為手段，達到「淨化人心，淨化世界，淑世善群」為目的的」。這樣答復，當然不是一種圓滿的而是偏頗的。佛學認為：要想真正達到淑世善群——人類安樂，世界和平——的目的，必須先使這個充滿戰爭惡濁的世界歸於淨化；欲使世界歸於淨化，又必須先從人類心理淨化做起；人心淨化了，人生才能從自我的束縛枷鎖——煩惱牢籠中——解放出來，然後歸於淨盡虛融蕭然無寄的大自由境地。更淺顯明白地說：要想科學物質文明世界建設臻於盡善盡美而毫無缺陷的話，那必須首從人類本身「心理建設」開始做起！心理建設完善了，健全了；物質建設才能增加十分保障，而不致遭到野心家的破壞和毀滅。

佛學固然主張心理建設的重要性，但也極端主張科學式的物質文明建

設的。如阿彌陀佛的極樂國，均係黃金為地，所有宮殿、樓閣、臺射，亦係七寶合成，所有樹林、寶池、欄楯、羅網，乃至鳴鳥，各出無量音樂，已到達不可思議的電視化了。而他們的社會人民心地的純潔，有如白玉無瑕。可見佛學人生觀的美妙莊嚴了。此外如阿閼佛國，藥師琉璃世界，莫不莊嚴無比。但他們的世界建設，先由一種共同的志願而結合，使身心淨化，然後才由淨業來完成理想淨土的實現。我們如能依照極樂世界，阿閼佛國等的經典，作為吾人理想社會的藍圖，民主政治的遠大目標，那是最恰當不過的了。佛學所謂心理建設，是以全人類為對象的，全人類心理建設若有少數不健全完善之處，即是心理堤防的漏洞和缺口，是難免崩潰之慮的。心防既潰，物質建設再好，終須趨於毀滅。德意志的柏林市的建設，比世界任何大都市都來得巍峩、整齊、堅固；但經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轟炸破壞了，縱再經五十年不斷地努力建設，恐亦無法恢復舊觀，可見破壞容易建設難了。假使德之希特勒，義之墨索里尼，日之東條他們的心理建設完善，不聯合發動侵略野心——第二次世界戰爭，那豈可以免於殘酷的破壞與毀滅嗎？何況那死傷五千萬無辜的人類，與數百萬孤兒寡婦。戰爭雖結束十三年了，至今世界許多地方，猶是瘡痍滿目，難復舊觀。這不能不說是人類野心家的欲望所給予的成果。

講到構成戰爭的種種因素，當然各有各的看法，那正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馬克斯及其信徒們，莫不抱着一個頑固偏差的錯誤觀念——經濟唯物史觀等，利用人類社會貧富不均的矛盾現象，高喊着「勞動造世界」「雙手萬能」，「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簡單的口號，造成「勞動資產階級鬥爭，以企圖達到世界革命，奴役人類的野心統治之目的。可是奇怪得很，在四十年來不斷地冷熱戰中，唯物論的信徒們，居然差不多佔去了半個地球的人口。這不能不說是人類正派文化和基督教神權信仰文化的大敗北。也有人說：戰爭之發生，是由於人口過剩。還有人把它歸咎於生產過剩，爭取市場的出路所使然。這些，都是一些似是而非的皮相之說



上(士)博(士)編(者)安(中)道(中)法(師)講(演)時(為)全(家)門(口)坐(左)校(校)生(攝)者(朱)校(校)長(李)與(本)刊(本)豪(豪)

。站到佛學的角度看戰爭心理的形成，與一般對戰爭的看法當然有所不同；一般的看法，只是形成戰爭的次要問題中的某一環節；佛學的觀點完全着重在人類自身所含攝的戰爭毒素心理影射力量作祟之故。所謂毒素心理，即是過分的權利欲。科學家雖然付與人類控制一部份自然的權利；但無論如何，他沒有付與人類控制自己內心奔放激昂的情感和性欲及權利的欲能。一個人的心理、情感、動機一經發生到行為上，立刻就影響——輻射——到周圍無限的空間與無窮的時間。這種影響力，等於一長串的鞭炮，一隻接着一隻，必會接二連三不斷地燃燒起來。戰爭權利欲的輻射性，比鞭炮的燃燒力及速度，豈止天壤之別！

佛學認定人類心田中，先天(本能)就具備了「善」、「不善」、「中立」三類心理的潛在功能；而這三類心理在數量上的比例，不善——惡——心理要佔絕大優勢；如果沒有依着正確完善的修養方法磨練它，使之中和或轉變歸於至淨至真至善至美的境界時，一遇逆緣順境，潛在不善心理，勢必見獵心起，損害自他同歸於盡的。這正等於已經裝好了雷管的氫氣炸彈，一旦觸發了，自他必同歸於灰燼不可！所以佛教教主，訓人放下煩惱與我執，以慧的判斷力，解除內心不善良的動機和行為，以建立和合的社會。

講到心理建設，必先要瞭解人類在生活活動全部心理的性質和數量，加以精密的分析和實習的運用；如鍊金然，淘汰雜質，存其純金。佛學的

先進們在這些方面，已經做了不少的工作；而且還訂定了一套詳細的實習辦法。前面說過：佛學把人類心理劃分為「善、不善、中立」的三大類型；每一類型復分為「生活的，信仰的，思想等種種區別。今為節省時間起見，特就「不善的毒素心理」中劃出一小部分來加以說明；這雖不能窺見佛學心理之全貌，然亦略見佛學對心理透視之一般了。

佛學區分毒素心理(煩惱)為二大類：一為根本毒素心理；一為枝末毒素心理。枝末復分「大、中、小」三類，皆隨根本不善心理而起，故名枝末。今均不予說它，只說根本不善心理一小部分。所謂根本毒素心理，大概區分為二：一是「貪、瞋、癡、慢、疑」生活方面的；一是「我見、邊見、邪見、見取見、戒禁取見」知識、思想方面的。但這些在訓釋方面容有種種不同，現在只是略說一說。

一、貪：貪是貪愛，或單名愛、欲愛、渴愛，如飢如渴的染着不捨，亦即欲望。凡是動物，莫不貪生怕死，搏取生存，衛護自己，抗拒外侮的；而人類尤為顯著。欲望、貪愛亦有好的方面：如希望發達，有了力量，救濟人類，安得大廈千間，盡庇天下寒士等；可見欲望並非全是壞的；但視其動機——出發點有無害於自他為定；如有害於他而利自為出發點的，則為毒素心理部分；如無害於他，反之則有利於他則為道德的良善心理部分。貪愛的範圍甚廣，多由於人類有種種不同的生活方式，種種不同的生存欲望，種種不同生死痛苦；在求得解決適應這些生活、生存、生死、多方面的要求和滿足，於是就形成了

五、八、門、千、差、萬、別、的、貪、愛、心、理。環境與心理是相互影響的，互為因果的。至低限度，在未證得大解脫大智慧前，應該是如此的。唯物論「環境支配意識」的說法，只是就普通環境支配意識的說法，只是就普通人說的；若受過特別心理訓練與特別修養的人來說，那是大大地要大打折扣了。佛陀曾亦說過「若能轉物(環境)，即同如來」的話，足見普通人的意識不能轉變環境(物)是無疑了。雖然，生活的環境不同，而影響各種貪愛心理各異，但歸納起來，不出「自體愛、境界愛、後有愛」三種形態。

A、自體愛：自體，即自我的本身，包括精神的生命和生理的身體。對這自體愛的貪戀愛染不捨的心理，不但是高教豎脊動物的人類

才具有它，凡是動物任至低級動物，亦莫不具有它；犬如老虎，毒蛇，小如蚊虻，蠅蟻，微生物，只要一觸及牠，牠立刻起來反抗衛護自己，或力量不足反抗，則自行遠走高飛而去了。這就是動物自體愛護的鐵證。不過人類對自體愛特別顯得突出而已。人對自體愛與其他動物不同的突出點：修飾容貌，講究化裝，如理髮、香水、髮油、衣著要熨得筆挺等；次為愛護健康，吸收營養，考究飲食，不惜殘忍殺牠以肥口體之美；再次為自衛能力特長，如遇予自身有不利時，即予侵犯者以打擊，必要時，消滅對方而後已。再不然，利用組織發揮團結力量，以抗強敵等；再其次利用理智，愛護生命的許多方式。如自身患病，或因不幸而危害身體於殘廢時，不惜割斷毀去支體如手、足、眼、肺臟等之一部，而不幸得生命的延長；還有自殺也只是一種最畸形的自體愛。自殺，在表面上看，好似一種勇敢的犧牲精神，或懦弱無謂的下意識無目的的行動。但只細研究其自殺的動機，完全是求得身心痛苦的解除，環境束縛桎梏之脫離，而企圖獲得意志之自由。故自殺者，亦為自體愛另一變態化身的表顯；還有發狂：人的欲望——自我意志不能達到滿足時，或囿於法律、習慣、風俗種種環境壓迫，使欲望無法發洩，漸漸積壓愈深而成爲下意識，潛入意地深處活動，久之成爲發狂症，這由於自體欲望無法滿足的另一形態。上面許多自體愛的變態心理，都是從個人小範圍而言；若將它延展，則成爲鄉里之愛，黨派之愛，種族之愛，國家之愛等皆是自體愛擴大的變相。

B、境界愛：人類的愛多得不勝枚舉，尤其是境界愛，更爲廣泛。普通人、思想家、政治家、宗教家、哲學家、科學家、藝術家、商人等，莫不各有各的境界愛。境界愛的大小，完全隨各人的知識、思想、人生觀而定；但也有一般性的境界愛爲個標準，這標準就是欲望如海，無法填滿——永無止境。記得我國古人有首「不知足歌」，意思記一個由乞丐而貴爲皇帝；做了皇帝，應當是心滿意足了；但他還想長生不死。歌詞是：「終日忙忙只爲錢，纔得飽便思衣，衣食兩般俱豐足；房中又少美貌妻，娶下嬌妻並美妾；出入無輻少馬騎，驟馬成群轎已備；田地不廣用不支，買得良田千萬頃；身無官職被人欺，七品五品猶嫌小，四品三品仍嫌低，一品當朝爲宰相；又想君皇做一時，心滿意足爲天子，更望萬世無死期！總貪欲無止息，一棺長蓋抱恨歸！」德之希特勒，蘇俄的史達林之流，他們的權利統治和享受欲望，恐怕比這個乞丐還要大多了。在工業科學極發達的今天，一個人要住一座理想的花園房子，一輛流型新轎車，食用生活豐富一點，也不算過分；但一旦野心要統治世界時，那他對統治世界的權利欲，就會侵害全人類生存的自體愛了。所以我們不要以爲一穿衣、飲食、用具、財色妻奴之奉，宮室庭園之美等普通要求，不會妨礙他人，但由此擴大時又如何？在人心未淨化前，境界愛的擴大，徒增人生苦惱；科學太空權之爭，即是一例。

C、後有愛：人類的生活欲望，除了「自體」境界「兩種欲愛之外，還有第三種「後有愛」。後有愛，只是把生命——精神——寄託於未來的理想世界——天國或來世的福樂享受。這種愛，比前二種直接損害他人者

爲稍好；但逃避現實，於社會進化之障礙是難免的。質言之：後有愛，乃純爲宗教範圍內的理想境界，把精神寄託到遙遠的理想天國，犧牲現世一切幸福，忍受現世一切痛苦，追求未來的美滿人生，不妨在信仰上作自我陶醉一翻。佛教禪學，提倡「明心見性，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頓超法門，只是現在本身活潑潑赤顆顆的頂天立地的自由人生，不主張依賴他力——神權——的恩召。佛教淨土宗，雖亦主張念佛求生西方極樂淨土；但他是以念佛爲入手方便——敲門瓦子，藉此證到「心淨土淨」，見着自家本有無量光——無量智慧與本命元辰——無量壽命的自家鼻孔，這是哲學、智慧、生命、信仰打成一片的崇高實踐人生境界，絕不是純由他力神教的天國可同日而語的。「生則只管生，去則實不去」的常寂光的境界，難道是他力的籠罩可比嗎？總結一句，後有愛是不比自體，境界愛有損自體的，這對心靈安慰，精神遠景的寄託，是無可厚非的。

二、瞋：貪愛得到拂逆，不能稱心達到的目標所起的反應，那便是「瞋毒心理」。瞋是人心中的原子彈，戰火的燃燒者。世界許多好事，一遇到它，便歸破壞。人類的一慈悲、寬恕、仁愛、同情心——種種良善心理和行爲，都在它的怒氣衝冠，懷恨惱害淫威下而燒得一乾二淨。世界歷史的戰火，結果血流成河，白骨堆山，皆從一念毒素瞋心而起。這種心理，多從自體愛和境界愛得不到滿足而憤起的。報紙上，天天見着許多殺人案件，皆由追求不得，一言不合，而動殺機，瞋是多麼可怕的惡魔。

三、痴：佛學稱痴爲「無明」，明是智慧，無明即無智慧。無智慧，無理性的人，對什麼事、理都辨別不了。哲學家、宗教家、對人生宇宙來源之不明，或說唯心，或說唯物，或說心物合一，或說神造，如盲人摸象，皆名爲痴。吾人見可意之事何以要追求獲得？遇不如意事爲什麼要厭棄而消毀？爲什麼生？生了爲什麼要老要死？宇宙萬物究爲何來？凡此不知，由於愚痴心理，有此糊塗心理的存在，世界乃被它擾亂得混沌沌沌，烏煙障氣一團糟。學術界形成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入主出奴，莫衷一撥的怪現象，爲什麼貪愛？爲什麼瞋要火拼？一切莫明，是爲痴心。

四、慢；五、疑；乃至由後天起的邪見等五種毒素偏計心理，時間不

够，暫此擱置。

佛學以爲使世界人心淨化之方法，只要根據心理建設，消極得破除貪瞋痴的毒素心理；積極的奉行「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的五戒；再進一步廣行：在「身業」方面不但不殺生，積極的救護生命；不但不與取，積極的廣行布施予與災患貧乏處的救濟；不但不邪行，廣行淨諸身業。在「口業」方面應遵守「不妄言；不綺語；不兩舌；不挑撥是非，離間情感；不惡口等四種善行。在「意業」方面，遵守「不貪、不瞋、不痴」的三善法。以上「不殺生、不與取、不邪淫、不妄言、不綺語、不兩舌、不惡口、不貪、不瞋、不痴」，是消極的十善；若擴充成爲積極去救人救世則成爲積極的十善。人類能積極遵守奉行十善，則世界、社會、家庭、個人，皆收到無限的快樂，世界自然歸於淨化了。